

## 泰戈爾和他的詩

印度作家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是把東方近代文學介紹給西方的先驅者。他於 1913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是詩祭(*Gitanjali: Song Offerings*)。他是第一個得獎的東方人。

那年的文學獎競爭非常激烈。獲提名的主要作家共二十八人，其中有英國名作家哈第(Thomas Hardy)，西班牙的蓋勒道(Benito Perez Galdos)，有意大利，瑞士，丹麥，芬蘭，瑞典，比利時，法國，德國的候選人。泰戈爾是由英國皇家文學會會長慕爾(Sturge Moore)提名。詩祭原是用孟加拉文寫的，作者泰戈爾自己譯為英文，經愛爾蘭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讀後推薦給慕爾(葉慈本人於 1923 得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委員會中，有一位通曉孟加拉文，閱讀過原文作品，深加讚賞，認為猶遠勝英文譯本。結果，在公正的審查時，以十三票中的十二票，肯定了泰戈爾的卓越成就，而榮膺諾貝爾文學獎。

在致頒獎講詞時，瑞典皇家學會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雅爾尼(Harald Hjarne)稱讚泰戈爾追尋真理的熱忱，索求“信仰和思想的真正關係”而把“偉大的深思，用他動人的象徵性語詞表達出來。但說到泰戈爾的思想內涵與表達技巧，雅爾尼指出，那與維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在印度的宣教運動有極深的淵源。維廉克理，被稱為“現代遠方宣教運動先鋒”，於 1793 年到達加爾各答。他不僅傳揚福音，並且注重教育，注重文字宣道，把聖經譯成孟加拉文，梵文等二十九種印度語文，並設備印刷；所以也被尊為“孟加拉散文之父”，影響極為深久。雅爾尼說，宣教士們的提倡白話文，並用文字傳播基督教信仰，給衰老的印度文化注入了新生命。這樣，泰戈爾詩文中的清新慈和，是基督教思想與印度文化融合的結

果；而傳播者思想的工具是孟加拉白話文。(泰戈爾的孟加拉文作品極多，僅有微小部分是英文直接寫成，部分是他自己或朋友譯為英文。據懂得孟加拉原文的人說，比起原文來，都遠為遜色。)

泰戈爾出身加爾各答的名門望族。他父親 Devendranath Tagore, 1817-1905)是印度著名的“大聖人”(Maharishi)，主張改革印度教的惡劣風俗，提倡廢除偶像，反對盲目崇拜古印度傳統經典。他曾從事多項社會活動及政治活動，禁止殺嬰，反對寡婦在丈夫死後火葬時焚身殉葬(Suttee, 或 Sati)；他也提倡廢除不平等的階級制度，甚得人民愛戴。他讓兒子們有機會到英國及歐洲各國游學。

泰戈爾雖然受印度教神秘思想影響，但嚮往永恒，溢現在他的作品中。雅爾尼在頒獎意思演講中，引述泰戈爾的詩：

我的主啊，時間是無盡的，在你手中。沒有人能計數你的分秒。

白晝和黑夜相繼過去，時間像花朵開了又凋謝。你知道如何等待。

你用一個又一個的世紀，來成全一棵小野花。

我們不能耗費時間；沒有時間，我們就必須爭取時機。

我們沒有遲延的奢侈。

時間就是這樣的逝去；當我隨他們所要的，把時間給每一個抱怨的人，這最後將使你的祭壇空虛，沒有甚麼可以獻上。

在日暮時，我匆忙急趕，恐怕門會關上；但我發現仍然有時間。(詩祭.82)

泰戈爾因為路遠，不能親往領獎。他的電報說：“請向瑞典皇家學會致感謝之忱。因你們廣博的認知，把距離縮短，使外人成為弟兄。”這多麼像聖經語風呢！

1901年，泰戈爾在西孟加拉的一個村鎮，他父親的莊園上，創辦了一所學校，名叫 *Santiniketan*(平安居所)，男女學

生兼收，不分階級，有教無類。在當時是創新的。校訓是：  
"Yatra Visvam Bhavita Eka Needam" (在此世界找到了家)  
1921年，更名為 *Visva-Bharati* (世界大學)。開始時，學生上課是在芒果樹下，邀請印度及世界各地的文人，學者，藝術家等，到校講學，以融會東西思想為目標。泰戈爾把所得的諾貝爾獎金，完全用來充實那所大學。以後，甘地及尼魯先後支持協助，使之成為一所更具規模的學府。

1915年，英王錦上添花，授予泰戈爾爵士勳銜。1919年英軍在有名的“大金廟”屠殺了幾百名錫克平民，就是惡名昭著的 Anristsor Massacre 大慘案。泰戈爾為了抗議，放棄了那個爵士(Sir)的銜稱；因為他認為擁有屠殺本國同胞的人所頒榮銜，是與敵人認同，是莫大的羞辱。這種為了正義，不計利害的精神，多麼可佩！泰戈爾雖然深受基督教影響，但他的信仰保持在理神主義及印度教之間，加上神秘主義；而那次大屠殺案，也許是使他更與基督教保持距離的原因之一。

泰戈爾於 1941 年逝世。

雖然很多人不了解他的思想，但是全世界都有人讀他的作品，在印度更是如此。在英語世界，甚至有些人口上說了泰戈爾的詩句，還不知是他作的。他融會東西文化的理想，產生了很大的效果。

後來，1950年，章力生曾受邀來世界大學講學，但神攔阻，不得成行；而蒙神救拔，成為基督徒。

到現在為止，泰戈爾的作品中文譯本，都是由英文轉譯，而不是由孟加拉原文翻譯。我的試譯也不例外。不能免的，是比原文遜色得多，甚至可能不達原意；只希望比較能傳神。

下面的選譯詩，包括了泰戈爾創作生命中的五十五年——由二十五歲。在這漫長的時間過程，我們看到他風格的改變，也看到他思想的演化。他嚮往不朽；他想活在人的心裏，影響後人的思想；他在傳統與革新之間徘徊。

1901至1907年，是他生命中一段悲哀的日子：父親逝世，妻子和兩個孩子也死了。生命中的風暴，引發他創作了不

朽的作品詩祭，表現他哲學與宗教的思考。晚年的作品裏，帶著一種力求達觀的悲涼。

除了詩和哲學之外，泰戈爾的散文，短篇小說和戲劇，也都很有成就。小說中著名的有 *Gora*，短劇郵局(Post Office) 是很多學生採用演出的。泰戈爾也是相當有繪畫天才的藝術家，而且善於作曲。他的詩篇中，可以感覺到圖畫和音韻的藝術。

他自己以為不擅英文。他自己說，連提筆寫一張英文便條短箋，都覺得為難。但別人說，他的英文選字用語，都十分完美。這可見第二語文總不如母語好。母語是有文化思想的根源所在，運思為文，最能得心應手。沒有母語的人，是真的沒有根。

## 生命

這世界美好。我不願死。  
我願活在人的生命中，  
    在他活的心裏有一席之地，  
    像在艷陽鮮花的園裏。  
啊，地上不息的生命像漣漪，  
    歡悅與悲愁，相聚又別離！  
用人間的哀樂綴成我的詩，  
    永活在任不朽的生命裏。  
如果失敗了，我也願能  
    在你中間有一席之地，朋友們，  
    並且作新的詩歌，或晨或夕，  
    像開著的花朵讓你採擷。  
        採我的花兒臉上帶著微笑，  
        到凋謝時就把它丟棄。    1886

## 兩隻鳥兒

有一隻鳥在金籠裏，  
另一隻鳥自由在林間。  
沒有人知道神有甚麼意願，  
把兩個弄在一起，有一天。  
林中的鳥兒說：“啊，籠裏的朋友，  
我們一起飛去樹林裏。”  
籠中鳥回答說：  
“我們來同住在籠裏多靜謐。”

“啊，不！”林中的鳥說，  
“這樣被枷鎖我絕不願意！”  
另一個回答：“哎呀，  
在叢林裏我就會失迷。”

林中鳥坐在枝頭上  
儘情的唱它所有的野調。  
另一個背誦它學來的熟套，  
他們所說的語言不相同。  
林中鳥請求說：  
“籠中的朋友，唱一曲林間的歌吧！”  
“請學個籠裏的調兒，我林中的愛友。”  
另一個作出回應。

林中的鳥兒說：“啊，不！  
我不願唱學來的曲調。”  
另一個回答：“哎呀，  
我可不懂林中的歌謠！”

林中鳥說：“天空碧藍，

任飛，總飛不到邊。"  
另一個回應：“看，這籠多有條理，  
四面都是那麼安全！”  
林中鳥說：“何不讓咱同去，  
在雲間任意翱翔逍遙？”  
另一個說：“好不好我們安居  
在一角落裏經營我們的愛巢？”

林中鳥說：“啊，不，  
那裏面怎有空間可飛翔？”  
籠中鳥嘆氣說：“哎呀，  
白雲哪有棲息的地方？”

就這樣，一雙鳥兒彼此相愛著，  
卻沒有辦法更相近。  
隔著籠子他們兩喙相啄，  
又靜默的對視。  
他們各不了解對方的情形，  
也不知道為甚麼不同——  
孤單，他們拍著翅膀  
互相抱怨彼此呼應。

林中鳥說：“啊，不，  
籠子的門會把我給關上。”  
籠中鳥說：“哎呀，  
我沒有高飛的力量！”

1892年七月

一九九六

你是誰在好奇的讀我這首詩  
百年之後的今天？

我能否傳寄給你  
—浸潤在我心的愛裏—  
輕觸這個春晨的歡樂，  
一朵花兒的芳香，  
一個鳥歌的音符，  
一顆星兒今天絢爛的彩色，  
一百年後的今天？

就這一次，敞開你朝南的窗戶  
從你的陽台上  
眺望遠方的地平線。  
然後，深浸在幻想裏。  
想那狂喜的歡樂  
從遙遠福樂的天上  
傾流下來  
觸摸世上的心  
一百年之前；  
想想，青春的少年日子  
狂野任性又自由；  
南風裏  
—帶著花粉的芳香—  
匆忙不停息的翅膀  
用青春的光彩塗抹大地  
在你的日子一百年之前。

再想，他的心如何的點燃著，  
他全人神馳在詩歌裏，  
在那天，一個醒著的詩人  
他千萬的思緒  
像繁花展開  
戴著愛的花環！  
一百年前的一個早晨。

一百年後的今天  
誰是那新的詩人對你唱他的歌？  
超越這些年我傳寄給他  
這春天歡樂的祝頌。  
願我的詩歌有一會兒的迴聲，  
在你的春天裏，  
在你心的脈搏裏，  
在蜜蜂的低語裏，  
在樹葉的沙沙聲裏——  
一百年後的今天。

1896年二月

## 劇終

當台上的燈光熄去，一支又一支；當劇院空了觀眾散去；  
意識到寂靜，使我的思想沈入寧謐，像是睡眠裏夢景被黑暗塗  
掉。

我一向在台上，從幕帘升上時亮相的化妝，一霎那間毫無  
存留。

在群眾前，我用各種顏色和姿態扮演；這一切都被抹盡。

在握自己裏面深深的豐滿，把我消滅到奇異的沉默；就如  
清淨的天空在星光中的自我認現——當大地絢爛的裝扮在一天盡  
頭凋謝進入蒼茫，見證白日的葬禮。

1937年十月九日

## 八十歲生日



今天，我進入生命中的第八十年，我的思想忽然覺察到這奇妙的事：

億萬星群的光焰，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流經靜寂無聲的虛空，我忽然升起在許多世紀的連接歷史裏，像一顆在永恒創造慶筵中年忽然的火星，在黑暗無垠的天空下。

我進入一個世界，在那裏，千年復萬代，生命的原質從海的胎胞中升起，顯露出它的隱秘和顯耀的認記，在廣大的物質深淵上伸展分支，以許多變化的形貌。

這昏沉的影子，在迷茫的暮色存在中，許多年來冥想動物的世界，焦灼的等待著—為了誰？

在無數的晝夜之後，人以沈緩的腳步，出現在生命的舞台上。新的燈點燃起來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價值有了形象和聲音；在屬天的光線中，人看到了他顯耀的未來相貌。

在世界的舞台上，一幕又一幕，慢慢的，顯示出意識的覺知。

我也在這戲劇中扮演一份角色。在我欣喜的驚異中，我也受命去發現這舞台。

這生命的世界，這靈魂的塵世居所，它的天，光，風，他的地，海，山，隱藏著一個深的目的，繞著太陽旋轉。

面向著這個奧秘行進，我在八十年前來到，在幾年之內將離去。 1940年五月

## 後 記

泰戈爾的詩，有一種濃郁的美，在某種程度上，雖然不是完全，頗有一些像奧瑪四行詩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Edward FitzGerald 英譯)。也像奧瑪一樣，總使人覺得缺少些

甚麼。他們的詩，都有“空靈”的感覺（很難描述，說來就像這兩個字似的不著邊際）；似是嚮往永恒，但詩人總不忘叫你  
知道，得不著所追尋的。是暗示？還是提醒？

我建議：詩人缺少的那種東西，叫作生命的把握；只有建立在耶穌基督的信仰，才可以得著。你得著了沒有？

## LIFE

This world is beautiful. I do not want to die.  
I wish to live in the life of man,  
and have a place in his living heart,  
as in a sunbright flowerful garden.  
Oh, the ceaseless ripple of life on earth,  
the meetings and partings so happy and sad!  
With human joys and griefs I shall wreathe my song,  
and live for ever in the deathless life of man.  
If I fail, then may I have  
a little place in your midst, my friends,  
and make new songs at morn and eve,  
like flowers that bloom to be culled by you.  
Pick my flowers with a smile on your face,  
and throw them away when they fade.

1886

## TWO BIRDS

There was a bird in a cage of gold,  
another free in the woods.  
One knoweth not what whim of God  
brought them together of a day.  
"O my friend in the cage," said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Let's together fly away to the woods."  
"Let us live quietly in the cage"  
rejoined the bird in the cage.

"O no", said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those fetters I'll never wear!"

"Alas", the other replied,  
"I know not my way out in the woods."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sat on a bough,  
and sang all the wild songs it knew.  
The other said all it had learnt by rote,  
the languages they spoke were different.  
"Sing a song of the woods, my friend in the cage",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was pleading;  
"Learn a cage-song, please, my love from the woods",  
was the other's importuning.

"Oh no", said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I want no tutored rhyme."  
"Alas", the other rejoined,  
"I know no song of the woods!"

"The sky is blue", said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and there is never an end to it."  
"Look, how neat this cage is", the other replied,  
"how secure on all four sides!"  
"Why not let us go", said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and lose ourselves among the clouds?"  
"Why not" said the other "lock ourselves safe  
in a corner of our own love-nest?"

"Oh no", said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Where then shall I have room to fly?"  
"Alas", the cage bird sighed,  
"where does one perch in the clouds?"

So it happened the birds loved each other,  
but closer they could never get.  
Across bars of the cage their beaks would meet  
and also their silent stare.  
Each failed to sense the other's state  
nor why they differed so—  
Lonely, they beat beat their wings  
and plaintively called one to the other.

"Oh no", said the bird from the woods,  
"the cage door might shut me in."  
"Alas", the cage-bird moaned,  
"I haven't the strength to fly!"

*July, 1892*

1996

Who are you reading curiously this poem of mine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Shall I be able to send to you  
—steeped in the love of my heart—  
the faintest touch of this spring morning's joy,  
the scent of a flower,  
a bird-song's note,  
a spark of today's blaze of colour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Yet, for once, open your window on the south  
and from your balcony

gaze at the far horizon.  
Then, sinking deep in fancy  
think of the ecstasies of joy  
that came floating down  
from some far heaven of bliss  
to touch the heart of the world  
a hundred years ago;  
think of the young spring day  
wild, impetuous and free;  
and of the south wind  
—fragrant with the pollen of flowers—  
rushing on restless wings to paint the earth  
with the radiant hues of youth  
a hundred years before your day.

And think, how his heart aflame,  
his whole being rapt in song,  
a poet was awake that day  
to unfold like flowers  
his myriad thoughts  
with what wealth of love!—  
one morning a hundred years ago.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who is the new poet singing his songs to you?  
Across the years I send him  
the joyous greeting of this spring.  
May my song echo for a while,  
on your spring day,  
i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in the murmur of bees,  
in the rustling of leaves,—  
a hundred years from today.

*February, 1896*

## THE END

When the lights on the stage went out one by one, and the theatre was emptied of audience, my mind sank to quit at the beckoning of silence, like a sleep whose dream-pictures are inked out in the darkness.

The make-up that I had fashioned so long for my stage-appearance since the curtain went up, came to nothing in a moment.

To present myself to the multitude I had decked myself in a variety of colours and insignia: all these were wiped out.

The depth of my fullness in myself reduced me to a wondering silence like that of the clear sky hushed in star-lit self-realization when the variegated make-up of the earth fades into the blank of the day's end that witness the funeral of the sun.

*9 October, 1937*

## ON MY BIRTHDAY

As I step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my life, my mind wakes to this wonder today:

In the silent flood of light of the fiery stream of a billion stars that sweep at unimaginable speed through the soundless Void, I have suddenly arisen in the linked history of centuries like an instant's spark in the festival of eternal creation underneath that sky, dark and limitless.

I have come to a world where aeon after aeon life's plasma rose from the womb of the sea and revealed its secret and splendid identity as it spread its branches in many a changing guise in the immense abyss of matter.

The drowsy shadows of an imperfect twilight existence had brooded over the animal world of ages, waiting anxiously—for whom?

At the end of countless days and nights man appeared on the stage of life with slow heavy steps. New lamps were lit one after the other, new values found form and voice; in an ethereal glow man saw the image of his splendid future.

On the world's stage is seen in act after act the slow unfolding of consciousness.

I too have dressed for my part among the actors in the drama. To my delighted wonder, I too have been called to discover the stage.

This world of life, this earthly dwelling of the soul with its sky and light and wind, its earth, sea and mountain hides a deep purpose and wheels round the sun.

Bound to that mystery, I came eighty years ago and shall depart in a few years time.

*May, 1940*

Rabindranath Tagore, *One Hundred and One*.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